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中國與
中國人影像

英國著名皇家攝影師
記錄的晚清帝國

〔英〕約翰·湯姆生 著
徐家寧 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前言：中國影像收藏與出版新境界	1
譯序：晚清中國的光與影	3
自序	9
第一部	
恭親王	17
香港	20
香港的港口	26
香港的轎子	30
一個中國學童	33
一個中國女孩	36

第四部

中國的政府機構	427
李鴻章	437
芝罘	443
天津	450
國子監，北京	454
觀象台	456
觀象台	460
中國的房屋	466
女性的髮型	473
前門大街	477
鐘樓，北京	483
鼓樓	486
北京的一家店舖	489
活人墓	491

前言：中國影像收藏與出版新境界

儘管約翰·湯姆生的四冊巨著《中國與中國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已出版逾一個半世紀之久，其知名度和影響力無遠弗屆，尤其中國攝影界人士一提到這位攝影大師和他的經典作品時無不肅然起敬，然而，這套書卻始終沒有中譯本，其中的圖片多半是零零散散地被刊載在不同的雜誌和書籍中。一般的中國人，都是在國外博物館或美術館的玻璃展櫃中見到這套書，既不可能觸摸，更不能逐頁閱讀。中國人手中既無此無價之寶，完整的中譯本自然難以產生。

幸運的是，秦風老照片館近年耗費巨資購藏了一套四冊完整的《中國與中國人影像》，而且品相極佳，這是迄今中國人收藏的唯一一套。站在推廣影像文化的角度，我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寶貴的機會，立刻展開中譯本的出版工作。我們邀請了熱愛影像、知識淵博的年輕影像評論家徐家寧先生擔任譯介工作。由於書中文字涉及大量中國地理名詞以及時代背景，家寧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考證，務求翻譯得準確完美，其治學之嚴謹、態度之認真，令人佩服。另外，就編輯方式而言，原書

譯序：晚清中國的光與影

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多大程度上來源於早期來華的商人、旅行家、傳教士的口述筆傳，在今天依然能找到痕跡。從馬可·波羅的時代到門戶開放前夕，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西方人，一定都以某種方式向西方傳遞了一些關於中國的信息，她獨特的文化、奇異的風俗、廣袤的國土、豐富的物產、數量眾多的國民，以及在這「廣」、「富」、「多」背後潛藏的巨大的商業利益和宗教理想，總有一項能吸引天性外向的西方人，讓他們不遠萬里泛海而來。

與前人一樣，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來到中國的西方人，依然要以某種方式記錄並傳遞他們在東方的探險歷程。科技的進步帶來了傳播方式的改變，攝影術和印刷術的發展使以圖像的方式介紹中國成為可能，於是就有了這部《中國與中國人影像》——第一部通過直觀的照片而不是抽象的描述多層面地介紹中國的著作。

作者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是十九世紀後期用照相機記錄中國社會的外國攝影師之一。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隨著英法等國在亞洲的

大進步，來審視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我們自然能看到更多的內容，獲得更多的信息。相比獵奇的西方人，我們更能發現這些圖文資料所蘊含的價值，因而對西方人拍攝的中國早期影像資料的整理研究，是一項極為有趣也極有價值的工作。

《中國與中國人影像》於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在倫敦出版，是社會紀實攝影的先驅約翰·湯姆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書中收錄的照片並不是約翰·湯姆生有關中國的全部攝影作品，一些極具中國特徵和明信片式美感的照片並沒有收錄其中；作者對照片的選擇，是跟隨他的行程，選取了更能表現「中國與中國人」這一全景式主題的作品，與詳盡的文字敘述一起集結成冊。約翰·湯姆生的目標是向當時的西方讀者全方位地介紹中國，既然目標是全方位，自然不能局限於那些固有的標籤，因而他在中國的旅行，比之前的攝影師都走得更遠。

來中國之前，湯姆生已經在東南亞遊歷了好幾年，整個遠東地區相互影響、相互關聯又迥然不同的文化讓他深為著迷，因而對各人種、各民族、各種文化的對比分析一直存在於他的攝影作品和文字敘述中。正是這種探尋區別的表達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有別於那些單純以異域風情為主要拍攝對象的攝影師。在他的書中，很多時候文字並不是照片的附註，而是以照片為文字做說明。他不僅僅是一名旅行攝影師，更是一個帶著自己的思考行走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觀察者，他對中國社會的解

析涉及方方面面，儘管很多時候並不準確，甚至是臆測，但是這種嘗試用照片和文字相互印證來說明某個問題的方式反映到他的攝影作品中，就使得他的拍攝內容比同時期的其他攝影師更為豐富，努力傳遞更多的信息。

約翰·湯姆生來到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近代走向變革的開始。經歷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剛剛從太平天國的內亂中喘過氣來的清王朝，此時正處在崩亡前最後的「中興」時代。隨著通商口岸接連開放，洋務運動興起，西方的影響在一些地方正悄然帶來改變，因而在湯姆生的遊歷中除了名山大川、官苑樓台這些中國遊的傳統項目，他也十分關注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影響。金陵機器局及福州船政局等現代化機構成為他重點關注的對象，對奕訢、李鴻章等主張洋務的官員也多有著墨。對商業和機器文明的信仰，使得他每到一個城市都盡可能地收集當地工商業發展的訊息，並不止一次提及鐵路、輪船等現代化設施可能給中國帶來的各種便利。儘管他在論及此類問題的時候不免帶有強烈的商業利益和殖民主義色彩，但不論出於何種立場，對各種新生事物的關注使得他將照相機對準了一個變化中的中國，而不是被反覆定格、在所有的鏡頭前千篇一律的中國。

對於西方文明影響之外的傳統的中國，約翰·湯姆生自然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從建築，到文化，到自然風光，再到不同階層的中國人，這些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

自序

我對這本書最初的設想，是希望通過一系列照片來展現中國和她的人民，她的藝術、習俗，各地的風土人情，我希望能將我在這個國家的所見所聞如實地傳遞給我的讀者。懷著這樣的目的，我讓照相機成為我旅行中自始至終的伙伴，感謝它忠實地保存了我見到的景象，以及我遇見的形形色色的中國人。

那些對中國人和他們根深蒂固的迷信有所了解的人，應該能體會我這項任務所包含的艱辛和危險。在很多地方，人們從沒見過白皮膚的外國人，而知識階層則信守著這樣的看法，即儘管各種各樣的惡鬼都能小心謹慎地迴避，但對於「番鬼」卻無計可施，他化作人形，貪婪無度，常常用一種類似透視眼的幻術來達成他的目的，這種幻術讓他能找到天上地下隱藏的財寶。於是我經常被當成一個危險的風水先生，我的照相機則是一件邪惡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脈，刺穿本地人的靈魂，並用某種妖術製作出謎一般的圖畫，而與此同時被拍攝者身體裡的元氣會失去很大一部分，他的壽命將因此大為折損。

恭親王

恭親王〔二〕現年四十歲左右，他是一八二〇——一八五〇年在位的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前任咸豐皇帝的幼弟，現在在位的同治皇帝的叔叔。在一八六〇年以前，他幾乎不為紫禁城以外的人所知；不過當皇上從圓明園倉皇出逃，正是他走上前台，會見外國公使並締結了和平協議。他掌握著民政與軍事各項委任大權，是軍機處最重要的成員——那是一個類似於我們的內閣的機構。他處事決斷、態度開明，並且有著相當開放的思維，因而被公認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領袖。

在他的各項公職之外，恭親王，正如他的封號所表明的那樣，是中國貴族階層裡最高等級的一員。為了避免誤解，請讀者允許我們在此做一些解釋。從遠古時候起中國就實行五級的爵位制，分封那些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人。這些封號的權益可以傳給男性繼承人，但繼承人並不是直接承襲爵位，而是重新賜封。而實際上，

〔二〕即奕訢（1833—1898），咸豐帝異母弟，洋務運動的領導者。——譯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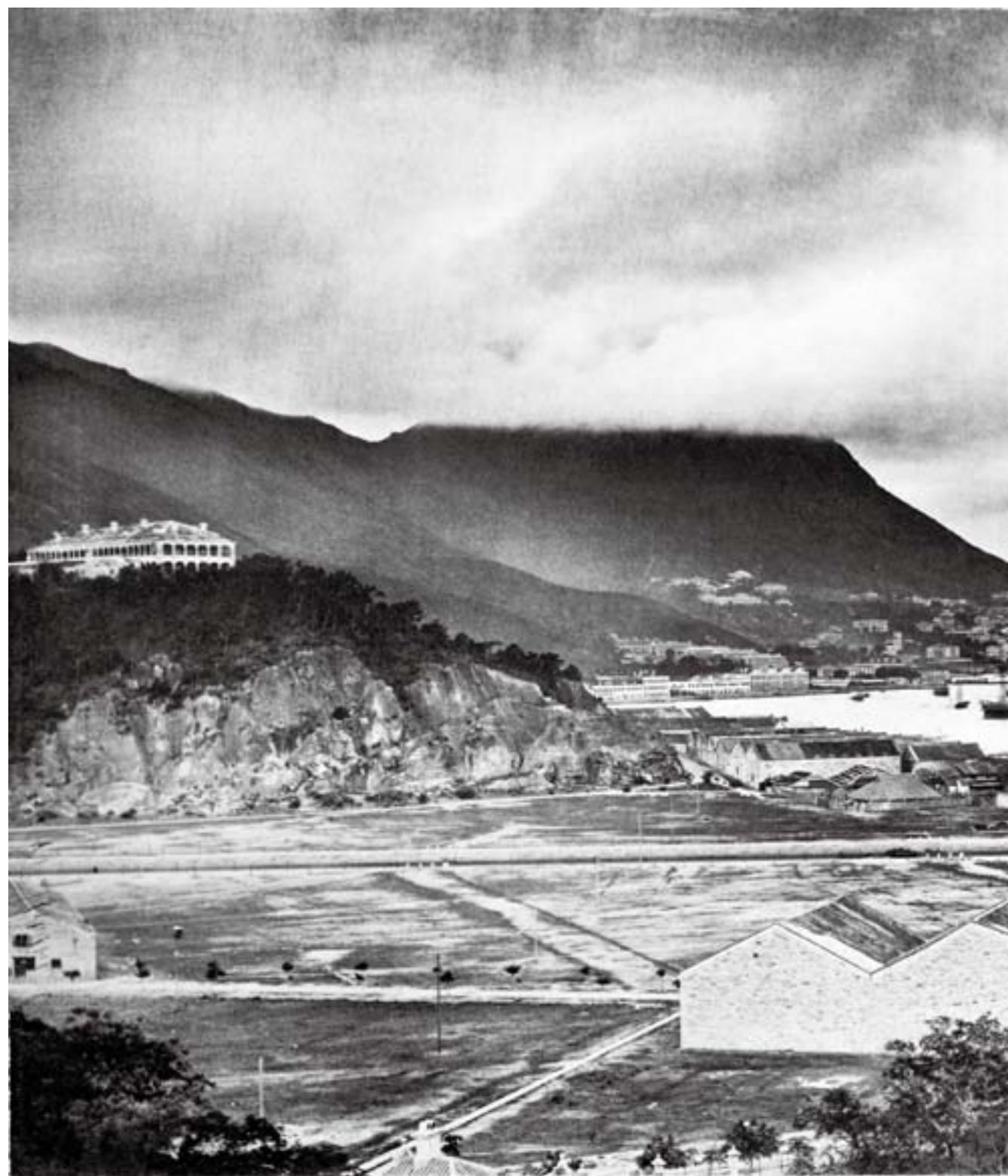


香港

香港位於珠江口北面，是一群小島中的一個。它長約十英里，寬四點五英里，為火成岩的地質結構。從東到西橫互整個島嶼的是一道主要由花崗岩構成的中央山脊，分割為一系列高低錯落的山峰，最高海拔一千九百英尺。從遠處望去，香港粗重的輪廓線在周圍諸小島的環繞中和更高的山脈的映襯下幾乎無法辨認，在很多描述裡，它被形容為介於阿倫島 (Arran) 與比特島 (Bute)^[1]之間。島上的花崗石部分處於崩離狀態，但是也不乏堅固的石材，用於堡壘、碼頭以及維多利亞城的建造。維多利亞城位於島的北面，背倚維多利亞峰 (Victoria Peak，即太平山)，面朝大陸上現在被稱作不列顛九龍 (British Kowloon) 的一片屬地。九龍的這段海岸與香港的北岸拱衛出世界上最優良的海港之一，這片長六英里、寬兩英里的水域為最大型的船舶提供了安全的錨地。這張照片拍攝於怡和洋行 (Messrs. Jardine, Matheson & Co.) 在東角 (East Point) 的駐地，畫

[1] 均位於愛爾蘭西南的克萊德灣。——譯註





的亂石堆裡，一座漂亮的城鎮拔地而起。山坡上種滿了樹木，不僅美化了環境，也淨化了空氣，增進了居民的健康。道德方面也有所進步，雖然算不上特別顯著，但是警察系統日漸完善，擁有一定財富和地位的本地人出於道義和自身的利益，也參與進來共同抑制犯罪。

曾經遍佈全島的亡命之徒的團夥正在疾速消失，雖然香港依然為海盜和暗殺這類犯罪所困擾。法律的威嚴不足以制止家僕和用人的各種小偷小摸，作偽證是司空見慣的，因為下層的民眾相信通過一個謊言來保護他們的朋友是值得稱讚的，而立誓說出真相讓朋友受到傷害則令人不齒。在英國的治理下，香港的人口從一八四一年的七千四百五十人增加到一八六五年的十二萬五千五百零四人。^[1]定居於此的外國人超過兩千人，主要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少數人可能就在這裡出生。這些人大多從事貿易，對他們來說，香港只是一個寄居之地，直到他們積攢到足夠衣錦還鄉的資本。以輪船為主的現代交通方式讓回家的旅程變得既便宜又快捷，那些能負擔得起的人因此可以頻繁地往來於故國與新世界之間。隨著商業活動的增長和競爭的激烈，交通會變得更加便利，即使是那些做小生意的人也可以隨意規劃自己的居留期了。

[1]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p.17.

香港的港口

這張照片拍攝於一八六九年愛丁堡公爵訪問香港期間，畫面裡皇家海軍加拉提號（H.M.S. Galatea）停泊在畢打碼頭（Peddar's Wharf）外。熟悉這裡的人一眼就能認出背景裡護佑海港的九龍一側的山脈，那些在公爵登岸時在場的人應該都沒有忘記當時的盛大場面。各國船隻都裝飾一新，商船排成長隊守望在碼頭外，成百上千當地人的小船也掛上鮮艷的彩旗，密密麻麻的人群擠上甲板，甚至爬上帆索。碼頭和棧橋被黃色臉孔匯成的海洋淹沒，人們都爭睹尊貴的英國王子的風采。我也不會忘記一些人表達出的失望，他們發現王子不過是一個身著樸素的上尉軍服的普通人，既沒有錦衣華服，也沒有任何皇家的氣派。其中的落差，想必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大皇帝的子嗣，都是太陽的兄弟、月亮的親戚，那些光芒萬丈的面容不是一般人能夠瞻視的。

儘管有大陸和香港島的庇佑，以及周圍眾多小島的環繞，這個海港還是常常遭到冬天天肆虐於中國海的颱風的侵襲。





香港的轎子

香港沒有出租馬車，轎子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新來的人往往不太能接受這種車輛的替代品，一開始他會對那些用肩膀抬起他的可憐人生出幾分憐憫之心，但是這種感覺很快就會消失，因為他發現在這種炎熱惱人的天氣裡辛苦工作一天之後，他確實需要休息，於是他的目光移向那些看起來快樂、滿足又健壯的轎夫。他們大聲地招攬生意，絲毫不覺得難為情，他們殷勤地招待老主顧，為乘客奔上忙下。在所有的旅館外面和主要街道的拐角處都有等客的轎子，碼頭上也一樣，旅客們甫一登岸，就有轎夫熱情地迎上去。為了搶奪顧客，轎夫們都把自己的轎子收拾得乾淨又漂亮，並且努力展示他們強健有力的四肢。他們毫無怨言地攀爬台階，穿街過巷，崎嶇的盤山路也不在話下。他們將所有的水手通稱為「傑克」(Jack)，見到衣著華貴一些的就叫「船長」(Captain)。這些轎夫的生活十分清苦，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沒有固定的住所；為了早起攬得生意，他們通常都在等客的地方露天而眠。他們在街邊的小攤上解決飯食，要是他們偷幾天懶，很快就有繼之者將他們取代了。



一個中國學童

香港的各個片區都設立了讓本地男孩入學讀書的官辦學校，這些學校與教會組織的學校一起，容納了大約兩千名學生，他們接受常規的英語教育，以便將來能成為合用的譯員、買辦、會計或者店員。這些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在行政和商業機構中擔任的職務是歐洲人難以勝任的，他們佔有語言上的優勢，對那些外國人永遠也搞不清楚的習俗又有著先天的了解。雖然對英語的掌握很少能讓他們在兢業業的抄錄員或會計師之上有所提升，但是由於他們熟悉我們的賬務方法，又精通他們自己國家的那一套方式，在我們的商業機構裡他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

我曾聽一些同時教授歐洲兒童和當地鄉下孩子的人大力讚揚中國學生的勤奮和天資，我可以肯定地說，儘管這些當地人在學習外語和外國思維方式方面有著顯而易見的劣勢，但是他們出眾的學習能力足以讓他們與他們的歐洲對手並駕齊驅。

在國內的各個地區都開辦了中國政府支持的學校，由外國和本國的老師教授外

